



郝玲玲在指导旅客登船。



路巍在加固轮渡上的火车。

中铁渤海轮渡船上的普通夫妻：

身处不同船 短信来传情

文/本报记者 刘胜男 片/本报通讯员 王玉建

沐浴海风，聆听浪花拍打海岸的声音，遥看湛蓝天空遨游的海鸥，这样的碧海蓝天，适合读诗、看书，适合结伴玩耍，更适合牵手漫步。路巍和郝玲玲这一对夫妻，每天生活在蓝天作伴、海水为邻的“世外桃源”，但他们却无法享受这样的良辰美景，同为中铁渤海轮渡船船员的路巍和郝玲玲，经常被称为“摆渡人”。

他们却不在同一艘船工作，一个穿梭在客舱层，一个穿梭在汽车、火车层，让轮渡安全平稳地航行在渤海湾。“我是给旅客端茶倒水的，他是给火车绑脚捆腿的。”快人快语的郝玲玲这样形容他们的工作。



夫妻俩不在同一条船上，在一起的幸福时光很有限。

船上一有动静就爬起，被说成幻听症

记者见到路巍时，他正在甲板上指挥着调车机将一辆辆火车推送进轮渡火车舱。作为轮渡上的大副，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对火车、汽车进行绑扎和松解，上下船的安全指挥以及客舱内饰的维修等工作。“一丝一毫不敢放松，精神需要高度紧张。”路巍说这是他每天工作必须保持的精神状态。

火车坐轮渡，安全是重中之重，由于海面行驶的晃动，每辆车的安全加固状态丝毫不得马虎。为让火车、汽车能够安稳“入睡”，路巍要带领甲班部的工作人员将列车进行定固，“这个挡板可以保证车辆不前后运动。”路巍指着车厢铁轨末端设置的挡板说。接着，他们需要在每节车厢的两侧加固有4个牵引，4个固定共8个

控制点，确保列车被“钉死”在铁轨上。

此外，为确保航行过程的安全，路巍会在航行过程中反复巡视两个舱的加固情况，“不能听到一点声响，听到声音我就紧张。”因此，在中间休息睡觉的时候，只要听到稍微一点异响，路巍都会从铺上噌的蹿起来，穿着秋衣秋裤，拿起身旁一直放着的手电就往车舱跑。“因为在海上，如果火车加固不稳，汽车发生相碰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”甚至有一次在家睡觉，有东西不小心掉到地上，发出“呼”的声响，他竟然也跳下床，一看原来是斜靠在墙上的扫帚倒了，“我媳妇经常说我精神异常，有幻听症。”路巍说。

由于甲班部的工作时间长且琐碎，一个航班下来，路

巍休息的时间就被分成4、5次，每次几乎不到2个小时。“为能够保证精力，忙完了，饭也不吃、衣服也不脱就抢着上床睡觉，就算有空吃饭也只是稍微垫垫，不敢吃多，要不胃里难受，根本睡不着，所以常常是‘抢觉睡’。”

对于妻子郝玲玲来说，“上船9年最大的感受就是现在不晕船了，并且不用刻意减肥也会瘦。”郝玲玲笑着说。2006年，她第一次上船工作，印象最深的就是“吃多少吐多少”，常常是吃一顿吐一次，但为了能够舒服一点，还要坚持再吃。尤其是船到抛锚地，风力变大，有时候甚至抱着马桶吐，刚上船不到5个月，郝玲玲就瘦了20斤。“减肥利器，上船工作。”这是别人咨询她减肥“秘方”时她常说的话。

新婚次日就出航，短信情书传不停

路巍和郝玲玲这对小夫妻是2014年9月28日结的婚，两人一个穿梭在客舱，全面负责旅客的饮食起居；另一个则奔波在汽车、火车舱，负责车辆固定、松解、上下船的安全指挥。“我是给旅客端茶倒水的，他是给火车绑脚捆腿的。”快人快语的郝玲玲调侃道。

两个人去年结婚后，没有休假就直接回到了工作岗位，“结完婚，正好赶上‘十一’长假，算是挺忙的时候，我们俩就赶了回来，次日就开始出航。”郝玲玲说。由于班次不同，两个人可以同时

在一个船上工作的几率很小，今年春运是他们确定恋爱关系以来第一次在同一条轮渡上工作。

工作闲暇时，不在同一艘船上的俩人就在手机上写信息，把想说的话用短信传递，每个信息的内容通常都是好几百字，“爱你”、“想你”、“什么时候见面”是俩人经常说的。短信也算是属于俩人特殊的“情书”传递方式，“古人有飞鸽传书，我们现在是短信传情。”郝玲玲甜蜜地告诉记者。

由于长时间在船上飘着，唯一能够与社会交流的

就是手机，但海上信号非常不稳定，打电话时断时续，于是两人都练就了搜索信号区的“必杀技”。他们对于手机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有信号竟然也有了自己的“生物钟”，“从烟台港出发，转过叫‘小山子’的小岛信号就开始减弱，一直航行2个小时后，到了城墳岛才开始隐约有信号，一个电话断断续续能打十多次。”路巍苦笑道。电话靠不住时就发短信，之前保存好的文字等一有信号就点“发送”，由于信号断断续续，但是等到接收到对方返回来的信息时就不知道是什么时间。

朋友圈越来越小，婚恋是靠“内部消化”

“这个工作表面看起来挺光鲜的，但是酸甜苦辣也就我们自己知道，文艺点说就是得忍受孤独寂寞冷。”郝玲玲说这是在轮渡船上工作的人异于常人的地方。船上经常信号不好，因此对外交流和了解外部信息的机会很少，“每次从船上来就感觉和其他人不像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，很多新闻和好玩的事都不知道。”

轮渡船上的工作人员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，一般3到4个月才能下船休息1个月，每天面对的就是自己所负责的工作范围。再加上远

离陆地、漂荡在海上，与朋友联系见面的次数也就相对减少，“朋友圈越来越小，交际范围也越来越窄。”因此船上年轻人的婚恋问题是很难解决的一件大事，船上的“内部消化”便成了最佳途径。

“我和路巍也算是‘内部消化’解决终身大事的，但即便是这样，因为年龄、工作等各种差异，船上单身年轻人依然挺多。”

轮渡船上工作单调、乏味，“我们也会自己给自己‘找乐子’。”郝玲玲说，她会将客运部的每个职工的生日记下来，并在他们生日当天，

在船上一起开生日派对为其庆生，寿星的全身都被蛋糕覆盖，虽然派对上准备的东西不多，“但这也算我们为数不多的幸福时刻了吧。”

今年春运，路巍和郝玲玲都是在轮渡船上度过的，“真正属于我的2015年春节，早在1月25日就已经结束。”那天，郝玲玲休班，一大早，她赶往父母家中，带去了精心选购的礼物，亲自下厨烧了几道拿手的饭菜，和父母聊了很长时间。“离开时也是一步三回头，接下来的3个月我都得在轮渡船上度过。”